

是的,题目没错,确实是“百闻不如不见”。

因为喜欢汪曾祺,他的小说《大淖记事》,不知读了多少遍,我还总想实地去看看。前些日子,我上大淖拜谒汪曾祺故居。走过月塘河,故居斜对面有“大淖巷”,逼仄而狭长。听人说,巷子顶端便是“大淖”。我心头一动,多年的愿望似乎就要实现。

《大淖记事》是这样开篇的:“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蒹葭,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

从上期文章中的论述可以知道,要解决病毒类疾病毒力强、进展快与中药起效慢的这一矛盾,就需要明显增加药物的用量。西药在常用剂量的上还有一个治疗极量,但《药典》中对于常用中药却没有极量这一规定。由于常用中药的天性缓和,所以事实上它们在常用剂量与极量之间要比西药存在着更大甚至很大的增量空间。我用“祛邪弱正法”后,少数患者所出现的三类副作用,就是机体的气阳已经受到损害,也就是用量已至极限的标志,此时的剂量要比常量高出至少十倍多。这既说明了中药可以增量的空间很大,但

也说明了剂量并不是可以无限增加的。西医学效关系的理论认为,所用剂量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其作用会不再随着剂量的增加而增加。虽然中医现在尚缺乏成熟的剂量理论,但我以为同样作为药物的中药应当也有着这一特性。或有读者会问,药量用到了极限,但仍未能控制病情,那该怎么办?只能遗憾地接受失败。因为医学不是万能的,而技术手段也同样如此。

“祛邪弱正法”的作用就是在

直接攻邪的同时,辅之以减其粮草,其目的就是使药物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快追杀邪毒发展的速度。读者又会疑问,这样做了后,是否就能真正赶上病毒的发展速度而将癌症治愈呢?回答是,远没有这种把握。我的这一治法,只是较大改善而非彻底改变了中药起效慢的弱点。对于天性缓和的中药特性,后天大多只能有所改善而难以根本逆转。所以,我的方法只是相对传统理论与具体用法有了比较大一些的突破,疗效也自然因此而有了比较大一些的进步,但依然不可能尽愈病毒类疾病。另外,疾病能否治愈并不是仅医疗本身的问题,也并不仅仅取决于剂量,它还跟患者病程所处的阶段、基础情况以及证情的简单与复杂、机体对药物的耐受性、对邪气的反应性,以及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的强弱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所以疾病到了晚期,疗效就自然不可能会有好。

明明辨证和用药都是对的,但疗效就是不好,或者初始有效,继而无效,这种情况在临床上远非鲜见,对此百思不解的医生也并非少数。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医固有的缺陷所致,跟医生的技术水平无关,即中医本身就不好

上个周末课间休息的时候,几位学员招呼我,刘姐叫你快点听听她的秘制金橘酱。果酱我知道,有山楂酱、苹果酱、草莓和蓝莓酱,金橘酱却是第一次听说,而且是刘姐的独家秘制。金橘上市日,在家做做金橘酱给家人换换口味是不错的选择。

几位学员围住刘姐听她传授“独家秘籍”,有的还掏出小本子恭恭敬敬地一一记下秘制的“要点”。快人快语的刘姐肯定对我的学习态度很不满意,她抱怨说:你怎么像学习英语一样漫不经心,一点也不认真。我嘴里谦虚地表示接受,心里却在嘀咕:学英语我是“玩玩的”,可恭听“独家秘籍”我可是认真的。她怎么知道,几十年家中“买汰烧”的历练,况且这金橘酱的“秘制”并不复杂,对我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美食

……
打住打住,读着如此清新又亲切的文字,我实在按捺不住,除了抄录,便是神往。

据说,过去当地人人口相传,一直把这片水泽叫做“大脑”,也不知其所以然,还是汪曾祺自小听惯,却感觉“大脑”和湖水不着调,寻根溯源,方查明:“大脑”乃

“大淖”之讹,由此改过。当地文化部门为此在巷口墙上钉了块铭牌:大淖巷,原名大脑巷,根据汪曾祺先生意见,更为此名。淖,蒙古语是湖泊之意,可见原来这里的水泊挺大。此巷直通美丽的大淖。淖西,原有锻铜、锡的手艺人聚居;南岸,有挑箩把担的箩班,做重物体活。汪曾祺小说名篇《大淖记事》中的人物原型以及故事情节中涉及的本事,源出于此。

然而,大淖巷口,我脚踏再三,背后的阳光把迟疑的身影拉得长长。为何临到神往已久的

这些毛病。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其实问题很大可能就在于剂量的不足。因为许多事实都能充分证明现行剂量所存在的这方面问题,而且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今天中医的生存发展。在辨证和用药都正确的前提下,剂量的大小是取得理想疗效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就是我要反复强调这一观点的原因所在。支持我这一观点的另一原理是:在处理只要关乎力度的任何问题时,即使你的方向方法都对了,但如果力度不够,则依然低效甚至无效。

数十年来,我治疗的都是各类疑难杂症,虽然其中取效的不少病例在于我对传统的病因病机有了创新突破所致,但更多案例的诊断、用药,其实都跟其他医生差不多,主要还是取胜于剂量上的大力突

破。民间中医李可先生之所以名震医林,是因为他用量峻猛而屡起沉痾险症。其实,他的用量之重只是比较现在大多数医生的用量过轻而言,如放在古代,就是很平常的事了,因为他跟古代医生一样只是用了应该用的量而已。

我学医以后,就一直订阅着全国所有的中医方面的报纸杂志。在这无数的文章中,单纯应用中药、使用常用剂量而把一些自古以来未能治愈的沉痾痼疾,能按现代医学标准而成功攻克临床报道,至今难以看到。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我们对许多难病的病因病机依然囿于古人旧识而没有创新突破、治病模式未能从辨证升华至辨病以外,剂量上的明显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就是造成现在中医整体疗

效低下的根本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攻邪弱正法主要适宜于癌症的早中期患者。至于晚期者,也只能同西医一样采用姑息疗法。此期的治疗原则就应放弃攻邪为主的治本之法而转为扶正调理为主的治标之法,以改善患者痛苦和尽量延长生命为目标。另外,超量用药是临床的一门技艺,它的实践性很强,需要长期的操习积累后方可渐得。故没有这方面足够经验的医生,切不可贸然而为。

晚上在家中,我按照刘姐的“秘制”步骤,先用淡盐水将金橘泡一刻钟,洗净控干水分;而后将其切片,考虑到本人血糖偏高,我并没有像刘姐秘制法在容器内铺一层金橘,再铺一层白砂糖,而是因人而加少少许砂糖制出水,一个小时后倒入平底锅边煮边搅拌,一刻钟后,酱逐渐变得浓稠起来,为了防止粘锅,我加入少许纯净水,不停地用铲子翻炒搅动至呈透明色,那锅中蔓延开来的金橘的清香气味,香香的,甜甜的,经验的告诉我,大功告成了!根据我多年火头军的体会,在烹饪上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对过程的“享受”。

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我并没有完全照搬刘姐的秘制法,而是适当做了一些改良。比如,我买的金橘是出自桂林,

价格高了些,但我笃信一分价钱一分货;金橘切片去核,我觉得麻烦,省略了这道工序;为了提香,我还加入桂花蜜若干,怪不得串门的老邻居失声叫道:哪能介香?!呵呵,这就是金氏金橘酱秘制法。当然,我对老邻居一和盘托出,老邻居当然开心。金氏金橘酱色香味俱全,操作起来便捷,按照老邻居的说法,早餐两片土司夹一调羹金橘酱,味道一级。热心过度的我还补充说,金橘酱除了视觉和口感不错,还富含维生素,有气止咳、开胃消食、降血脂等多种功效,人家是两全其美,它是“三美”。不是吗?苏轼写给朋友的诗有两句就是为它点赞: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这个周末又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刘姐招呼我们几个学员交流秘制金橘酱的

“大淖”,我却止步不前?因为怕失望,怕摧毁了《大淖记事》赋予我的美好想象。

现在,不少旅游景点,除了假古董令人作呕,名胜古迹名人故居破败相亦不在少数,脏的环境、灰的景象,没精打采的工作人员更没给游人留下多少好印象。

网上有人抱怨:大淖成了臭水塘。就连汪老的儿子汪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探访故乡后回到北京,问他老爸:“我去看过你写的那个淖,一泡子水,脏里吧唧!也不知道你怎么能把它写得那么美?”

是啊,汪老笔下的大淖,无论是沙洲上葳蕤葱茏芦花放,还是加肉炒食菱蒿“极清香”;是高阜排开的鸡鸭炕房、浆坊、瓦屋,还是南来北往的小生意人、锡匠、挑夫;更有结网打芦席的巧云姑娘和做锡器唱“香火戏”的十一郎,都是那么的美!我也曾一路走过《大淖记

事》中的东大街、琵琶阁、车逻、运河码头以及未曾提到的孟城驿,总体印象都不错。然而,读书读得多了,生出一些臭毛病,其中之一便时有警惕:有时“百闻不如一见”,倒不见得;“百闻不如不见”,尚可少那一阵子糟心。

美好的事物往往像大运河挑夫小心翼翼抱持的薄胎瓷器,虽美,却异常脆弱。诚如美人迟暮,美景消逝,任百般伤感也拽不回来。我参观“汪曾祺文学馆”,墙上挂有一张照片,是小说《受戒》中“小英子”的原型人物几十年后跟读者的合影。我也匆匆略过,不敢细瞧。我怕自己一瞥眼光便毁了汪先生描绘的“大淖”,以及美丽率真的“小英子”。如此,我宁愿等待……等待有关部门将“大淖”整治得与《大淖记事》印合的那一天。

于是,终究没挪步走进“大淖巷”。踌躇间踱到连通“大淖”的月塘河。河道在清污。夕阳西下,波光粼粼,水流缓缓。她,朝南拐个弯,静静远去。

马刚毅

雪乡 (摄影) 马刚毅

文饭小品

鲜花饼 高元兴

七夕会

秘制金橘酱 金洪远

夜光杯

学人原来是诗人 葛昆元

丁景唐先生是位诗人,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我是1985年登门约稿,请他为《书讯报》“我的第一本书”专栏写文章时,才知道他年轻时是一个热衷于写新诗的诗人。他最早出版的书就是一本诗集《星底梦》。

当时他拿出《星底梦》给我看,我一口气读完了书中所收的二十多首诗,很为诗中进射出的青春活力和斗争精神所感动。比如他在那首《星底梦》里写道:“晶莹的是满天的星星,纯真是无邪的童心。/黑夜中的孩子伸手向天:——‘星星,给我!’/惹得母亲笑:‘宝宝睡觉,妈摘给你!’”

丁景唐是很渴望得到母爱的,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丁景唐六岁时,父亲因积劳成疾含恨去世,母亲异常痛苦,误以为丈夫英年早逝全是她的“罪过”。她为了“赎罪”,竟然甘愿披枷戴铐,步行十多里,到裴将军庙烧香磕头,祈求菩萨饶恕她的“罪过”。后来,她抑郁成病,认为自己不应再活在世上,1932年的一天深夜,扔下了一双幼小的儿女,竟然服毒自尽。所幸丁景唐和妹妹得到了姑姑的细心照顾,并带他到上海念书。故而,我每次读这首诗时,都会深深感受到他对母亲的绵绵思念和对姑姑的深深感激之情。

再如他在《向日葵》中吟唱道:“那野生的葵花,/生就有一副倔强的性格, /——钢铁铸成的脊梁骨。/在荒郊中,它撑住了黑暗;/在风雨中,它喜爱逗斗!”

丁景唐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处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已全部沦陷。大多数知名文化人以及一部分已暴露的中共党员撤离上海,宣传抗日的、进步的、革命的报刊都被迫停办。上级党组织指示尚未暴露的党员留在上海应继续开展斗争,因不能创办新的报刊,所以必须设法楔入敌伪的宣传阵地,写一些为当时政治环境所允许的有意义的文章。

丁景唐与战友们几乎翻阅了当时上海所有的刊物,发现有一本名叫《女声》的杂志刊登的文章与其他刊物有所不同。主编是女作家关露。于是,他就组织原先办刊物的同志,分散地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他自己也以“歌青春”“乐未央”等笔名带头向《女声》投稿,两年半时间内共写了56篇(首)诗歌、散文、小说以及民歌与古典文学研究等作品。他和同志们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先后在《女声》上发表,为沦陷区的人们带来光明和热。1945年3月,丁景唐收集了发表在《女声》上的20多首诗,自费出版了诗集《星底梦》。关露知道后欣喜地撰文评价《星底梦》的出版“好像是一片黑寂的大海里看见了一只亮灯的渔船一样”;还说:“渔船虽小,仍旧是船,星星的光虽然不强,仍然能够把宇宙照亮。”她称赞丁景唐“是一位年轻而有希望的诗人,他的诗和人都年轻而有无限的朝气”。

是的,此刻年轻的丁景唐犹如一棵倔强的“向日葵”,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地“撑住了黑暗”,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新中国建立后,他才知道,关露原来是一位潜入敌营的共产党员。他非常感激关露当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研究鲁迅、研究左联五烈士,为的是继续保持和发扬“向日葵”的“逗斗”精神。因此,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学者。

前几年,他虽年过九十,但精神尚好。有一天,我去拜访他,令我惊讶的是,整整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他在谈,谈鲁迅,谈关露,谈左联五烈士,谈《星底梦》……依然是激情澎湃,诗人本色!

没有爱的人做不出这样的饼,充满心中的一片四季不老的温润春色。恨的人吃不出这样的味。谁的智慧迸闪这样的灵感?那是一颗大美的灵魂。这大美的灵魂,也必然是云南的灵魂。谁的眼睛燃烧这样的芬芳?那是一束唯美的浪漫。这唯美的浪漫,也必然是云南的浪漫。

梦中的一片孔雀羽毛般多彩阳光,浪漫多情的红土地,连绵巍峨的大山脉。

涌金的金沙浪,怒吼的怒江水。艰难曾磨砺岁月,岁月又坚贞心灵。鲜花灿烂了爱情,爱情美丽了过程。鲜花饼,大自然最美的灵性与人世间真情的融合;鲜花饼,珍藏着一个春天的记忆与憧憬。呵,送你一盒鲜花饼,馈赠一片阳光的甜润;送你一盒鲜花饼,馈赠幸福永恒的味道。

丁景唐先生是位诗人,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我是1985年登门约稿,请他为《书讯报》“我的第一本书”专栏写文章时,才知道他年轻时是一个热衷于写新诗的诗人。他最早出版的书就是一本诗集《星底梦》。

当时他拿出《星底梦》给我看,我一口气读完了书中所收的二十多首诗,很为诗中进射出的青春活力和斗争精神所感动。比如他在那首《星底梦》里写道:“晶莹的是满天的星星,纯真是无邪的童心。/黑夜中的孩子伸手向天:——‘星星,给我!’/惹得母亲笑:‘宝宝睡觉,妈摘给你!’”

丁景唐是很渴望得到母爱的,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丁景唐六岁时,父亲因积劳成疾含恨去世,母亲异常痛苦,误以为丈夫英年早逝全是她的“罪过”。她为了“赎罪”,竟然甘愿披枷戴铐,步行十多里,到裴将军庙烧香磕头,祈求菩萨饶恕她的“罪过”。后来,她抑郁成病,认为自己不应再活在世上,1932年的一天深夜,扔下了一双幼小的儿女,竟然服毒自尽。所幸丁景唐和妹妹得到了姑姑的细心照顾,并带他到上海念书。故而,我每次读这首诗时,都会深深感受到他对母亲的绵绵思念和对姑姑的深深感激之情。

再如他在《向日葵》中吟唱道:“那野生的葵花,/生就有一副倔强的性格, /——钢铁铸成的脊梁骨。/在荒郊中,它撑住了黑暗;/在风雨中,它喜爱逗斗!”

丁景唐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处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已全部沦陷。大多数知名文化人以及一部分已暴露的中共党员撤离上海,宣传抗日的、进步的、革命的报刊都被迫停办。上级党组织指示尚未暴露的党员留在上海应继续开展斗争,因不能创办新的报刊,所以必须设法楔入敌伪的宣传阵地,写一些为当时政治环境所允许的有意义的文章。

丁景唐与战友们几乎翻阅了当时上海所有的刊物,发现有一本名叫《女声》的杂志刊登的文章与其他刊物有所不同。主编是女作家关露。于是,他就组织原先办刊物的同志,分散地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他自己也以“歌青春”“乐未央”等笔名带头向《女声》投稿,两年半时间内共写了56篇(首)诗歌、散文、小说以及民歌与古典文学研究等作品。他和同志们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先后在《女声》上发表,为沦陷区的人们带来光明和热。1945年3月,丁景唐收集了发表在《女声》上的20多首诗,自费出版了诗集《星底梦》。关露知道后欣喜地撰文评价《星底梦》的出版“好像是一片黑寂的大海里看见了一只亮灯的渔船一样”;还说:“渔船虽小,仍旧是船,星星的光虽然不强,仍然能够把宇宙照亮。”她称赞丁景唐“是一位年轻而有希望的诗人,他的诗和人都年轻而有无限的朝气”。

是的,此刻年轻的丁景唐犹如一棵倔强的“向日葵”,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地“撑住了黑暗”,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新中国建立后,他才知道,关露原来是一位潜入敌营的共产党员。他非常感激关露当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研究鲁迅、研究左联五烈士,为的是继续保持和发扬“向日葵”的“逗斗”精神。因此,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学者。

前几年,他虽年过九十,但精神尚好。有一天,我去拜访他,令我惊讶的是,整整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他在谈,谈鲁迅,谈关露,谈左联五烈士,谈《星底梦》……依然是激情澎湃,诗人本色!

没有爱的人做不出这样的饼,充满心中的一片四季不老的温润春色。恨的人吃不出这样的味。谁的智慧迸闪这样的灵感?那是一颗大美的灵魂。这大美的灵魂,也必然是云南的灵魂。谁的眼睛燃烧这样的芬芳?那是一束唯美的浪漫。这唯美的浪漫,也必然是云南的浪漫。

梦中的一片孔雀羽毛般多彩阳光,浪漫多情的红土地,连绵巍峨的大山脉。

涌金的金沙浪,怒吼的怒江水。艰难曾磨砺岁月,岁月又坚贞心灵。鲜花灿烂了爱情,爱情美丽了过程。鲜花饼,大自然最美的灵性与人世间真情的融合;鲜花饼,珍藏着一个春天的记忆与憧憬。呵,送你一盒鲜花饼,馈赠一片阳光的甜润;送你一盒鲜花饼,馈赠幸福永恒的味道。

夜光杯

学人原来是诗人 葛昆元

文饭小品

鲜花饼 高元兴

七夕会

秘制金橘酱 金洪远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